



张子牛 著
长篇小说

余 明

余明

◎ 张子牛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余明 / 张子牛著.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464-2236-7

I. ①余… II. ①张…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460 号

余 明

YU MING

张子牛 著

出 品 人 李文凯
责任编辑 张 旭
责任校对 周 慧
装帧设计 邹其兰
责任印制 唐莹莹
选题策划 四川省文学交流服务中心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21237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mm × 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2236-7
定 价 52.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6930838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风雨欲来	004
第二章 蓟辽督师	008
第三章 酒后失行	013
第四章 杀鸡儆猴	017
第五章 皮岛之上	020
第六章 真假英雄	023
第七章 一触即发	026
第八章 颠倒黑白	030
第九章 后金入关	035
第十章 真相大白	039
第十一章 忠孝难全	043
第十二章 家破人亡	048
第十三章 尘世孤魂	051
第十四章 温氏庄园	055
第十五章 人间地狱	060
第十六章 进宫面圣	065
第十七章 黑白之间	069
第十八章 又见故人	073
第十九章 阴谋阳谋	077

第二十章	良禽择木	082
第二十一章	回京议饷	085
第二十二章	愤而出走	089
第二十三章	隔墙有耳	093
第二十四章	英雄落难	097
第二十五章	回师京城	101
第二十六章	功过赏罚	105
第二十七章	师徒重逢	109
第二十八章	夜探温府	113
第二十九章	忠孝之间	117
第三十章	新旧交替	122
第三十一章	连环计谋	127
第三十二章	督师之死	133
第三十三章	羲皇上人	137
第三十四章	德高望重	142
第三十五章	御前失仪	146
第三十六章	宴无好宴	151
第三十七章	迫父杖母	156
第三十八章	冤屈难辩	162
第三十九章	午夜迷情	166

第四十章	千古奇冤	171
第四十一章	江南才子	176
第四十二章	大势已去	180
第四十三章	刻骨铭心	183
第四十四章	双重身份	187
第四十五章	知根知底	193
第四十六章	投奔闯王	198
第四十七章	假戏真做	203
第四十八章	金屋藏娇	211
第四十九章	迷雾沼泽	216
第五十章	前功尽弃	221
第五十一章	和尚下山	227
第五十二章	少女愁绪	233
第五十三章	天残秘籍	237
第五十四章	拜师天残	243
第五十五章	胜者为王	250
第五十六章	重回少林	256
第五十七章	幡然醒悟	262
第五十八章	东窗事发	266
第五十九章	一念成魔	273

第六十章	二桃三士	279
第六十一章	夫妻情尽	285
第六十二章	了断因果	290
第六十三章	天子国门	295
第六十四章	江山美人	299
第六十五章	闽王别姬	303
第六十六章	了断恩仇	307

引子

海浪击打着岸边的礁石，随后又回归平静。

海面倒映着月的光辉，他看得有些痴了。

这实在是一个枯燥而无味的工作，每天如此，紧盯着海面，谨防有敌人从海上突袭。

每过半个时辰就会换岗，他在这里发呆已经很久了。

没有意外的话，再过片刻，就会有人来替代他，继续这毫无趣味的监视。

城上的火光映照着海面上的一切，他可以不费力气地看清近处海面上的任何东西。

今夜，海面依旧平静，只不过多了一些看似平常又隐藏着杀机的东西。

木板，漂浮在海面上，随着海风和海水的推进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漫无目的的前进。

它们也许是某个遇难的船队被海浪淹没之后的产物，又或许是来自某个被遗弃在海上的木箱，总之，它们是毫不起眼的存在，是不会被注意到的犹如空气一般自然的东西。

他看了半天，认为盯着这些木板看绝不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于是他

又朝着别的方向望去。

而那些木板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朝着城墙移动，它们移动得极慢，几乎让人无法察觉。

就这样，等到换岗的人来接替他时，破旧的木板已经快要靠岸了。

站在岗哨上的人打了个哈欠，一阵风吹过，忽然把他身边的火把吹灭了。

就在这一瞬间的黑暗之中，木板之下忽然涌出数十人影，他们借助着黑暗的掩饰，不断靠近城墙。

当岗哨上的人再次点亮火把的时候，他也只是看到了海岸上的破木板而已。

他当然看不到贴着城墙站立的那些人。

那些人贴着城墙，不再动弹，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再过一会儿就是后半夜，是人最容易疲惫，也是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候。

城内忽然躁动不已，无数的黑屋子里亮起了灯火。

城中最高的塔楼忽然起火，在城中的士兵包括岗哨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吸引的时候，城墙下的数十个身影贴着城墙飞快地往上爬。

所有的火把都熄灭了，包括那些灯火。

城中除了不断燃烧着的塔楼之外，再无一丝光明。

当城内人察觉到不对的时候，为时已晚。

黑影在黑暗中不断地收割着士兵们的生命。

慌乱的士兵在黑暗中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纷纷沦为被屠宰的羔羊。

等到天边迎来第一道黎明的曙光时，城楼上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大明的旗帜和毛家军的帅旗。

一个将领模样的人站在城楼之上，眺望着远处的海面，他的思绪已经随着海风飘到很远之外的皮岛上。

他知道那里也会有一个人用同样的目光望着他的方向。

这是他第一次带领着属于自己的队伍执行任务，而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不由得有些自豪，转过身望着城楼上大明的旗帜，露出了一丝微笑。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士兵的声音。

“陈将军，城内所有的后金兵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城内的粮草辎重也全部被我们接收。”

他点了点头，但脸上却依旧带着一丝疑虑和忧愁。

因为他知道仅仅凭着自己手里这些人，虽然能够出其不意地拿下这座城，但是想要守住它却是难上加难。

很快，女真人就会发现不对，到时候，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光守不住这好不容易夺来的城池，恐怕自己这些人也会被后金士兵所杀。

这样一来，大帅筹谋已久的抗金大业恐怕又要付诸流水了。

于是，陈汉典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座城，以备将来和正面的明军一起两面夹攻后金，形成合围之势。

想到这里，他连忙召集和他一起夺城的士兵。

“你们之中必须有人回去，替我给帅爷带话，就说陈汉典不负所托，已经拿下这座边关小城，下一步就是请帅爷带着人马前来，守住这座城。”

士兵们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人站了出来，说道：“将军，我愿意去。”说话的是此次来人之中水性最好的人。

陈汉典看着他，点了点头，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可惜这城里没有船，而且时间紧迫，所以我要你马上顺着来时的路游回去，我只能等你三天。三天之后，若是没有援军，我们就会死在这座城里。”

水性最好的士兵沉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朝着海走去。

望着他的背影，陈汉典的目光中满是敬重和期待。

第一章 风雨欲来

皮岛，大帅营帐之中。

一个身穿银色铠甲的男人站在地图前，死死地盯着上面的一块地方。

那是他多年的心病，也是长期以来想要拿下的地方。

那里很久以前曾经是大明的土地，而现在却成了女真人的囊中物。

这些年来，他不断地派出手下前往海的另一边，试图夺回失去的土地，但无一成功。

这一次他又派出自己最得力的干将陈汉典前往后金人占据的一个海边小城，试图以此为跳板，进行他收复辽东的大业。

正当他满心焦急地等待的时候，一个士兵在营帐外大声说道：“属下求见大帅。”

他一脸期待地走出去，看着跪在地上的士兵，连忙问道：“是不是陈将军那边有消息了？”

士兵点了点头，说道：“禀告大帅，陈将军的人回来了一个，他说他带回来了陈将军的重要消息。”

他点了点头，欣慰地说道：“不愧是汉典，走，快带我去见他。”

士兵起身，在前带路，两人一起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座营帐中。

帐内，一个士兵正躺在床上，脸色惨白。

他实在是累坏了，这一段距离他咬着牙游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皮岛。

跟在大帅身后的士兵刚要叫醒他，大帅举起手来，阻止了他。

于是两人默默地等待。过了一会儿，这个躺在床上的士兵才悠悠醒来。

刚睁开眼，就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大帅，惊得他连忙从床上跳了起来，跪倒在大帅身前。

大帅将他扶了起来，一脸关切地问道：“陈将军那边有什么消息？”

士兵一脸激动地说道：“恭喜大帅，这一次我们终于拿下了那座城池，陈将军特意命属下回来报信，让大帅尽快派兵前往驻守，否则他们无法久留。”

大帅听到士兵的报告，一时之间喜忧参半，脸上没有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是犹豫不决。

士兵看着沉默不语的大帅，连忙问道：“大帅还在犹豫什么？军情已是十万火急，不能等啊。”

大帅没有回答，反而转身走出了营帐，身后的士兵只能一言不发地跟上。

过了很久，大帅才叹了一口气，说道：“立即召集众位将军，来我大营之中。”

等到所有将军都聚集到大帅营帐后，大帅坐在主位，缓缓开口说道：“先前派往夺城的陈将军派人带回了消息，已经成功占据了沿海的一座小城。”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将军的神情都有了变化，有些人是真心感到高兴，而有些人却是深深地忌惮。

感到高兴的将军们连忙说道：“恭喜大帅，下一步我们应该尽快派兵前往接应陈将军才是。”

而另一边，一个和大帅最为靠近的将军起身说道：“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请大帅三思。”此人正是大帅最为得意的儿子。

大帅沉思着，然后看着这个他最得意的儿子，说道：“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不急法？”

那个将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敢问大帅，要是此时派兵前去，陈将军应该如何？”

大帅说道：“自然是让他继续领兵守城，以待时机。”

“可是，大帅想过没有，陈将军虽然智勇双全，可堪大用，可是终究是一个外人，自从几年前他独自从后金那边逃出来之后，大帅你虽然视他为己出，但是此人却始终不肯像我们一样认您为父，所以，儿子认为对于这个人还是不要太信任的好。”将军说道。

大帅沉吟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在营帐中来回踱步。

而诸位将军也在等待着大帅的最终决定。

大帅最终还是回到了座位上，一脸郑重地说道：“传我命令，大军即刻开拔，准备前往接应陈将军。”

听到此话，离他最近的那位将军虽然脸上有些不悦，还是说道：“不知道大帅想要派哪位将军前往？”

大帅微笑着说道：“你这几年都在岛上练兵，却没有出去征战过，不如这一次就由你前往如何？”

那位将军听到之后，心里狂喜，起身拱手说道：“末将领命。”

正当大帅想要遣散众人之际，一个士兵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

“大帅，不好了。”士兵一脸焦急地说道。

大帅心中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说道：“是不是袁大人那边出了什么事？”

“是，我们运军粮的船被扣押了。”士兵说道。

“什么？那还了得！”一个急性子的将军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拍案而起，气得满脸通红。

而站在大帅身边的那个年轻将领则是用一种别有深意的口吻说道：“这个袁督师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大帅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只有我亲自去一趟那边才行。”

“大帅不可，姓袁的明摆着是要打压我们毛家军，你这一次去不是羊入虎口吗？”将军们一脸焦急地劝道。

“不要乱说，袁督师和我同朝为官，人家这一次更是奉旨前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轻易动我。”大帅摆了摆手，就凭着他手下的毛家军，他自信对方不敢对自己做什么。

“立刻备船，本帅要亲自去会会这个冀辽督师。”大帅说道。

“既然如此，儿子愿意陪大帅一同前往。”一旁的将军说道。

大帅点了点头，一脸欣慰地说道：“也好，我们父子同心，也不怕他。”

“只是苦了汉典，要帮我多守几天城了。”大帅有些担忧地说道。

“陈将军既然勇武不凡，自然会有办法度过，大帅不必过于担心了。”一旁的年轻将军说道。

第二章 蓟辽督师

船只刚刚靠岸，一队士兵就来到了岸边。

年轻将军搀扶着大帅从船上下来。

这时候，从士兵之中走出了个看上去像是将领模样的中年人。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您怎么来了，来之前为何不先说一声？”

毛文龙先是瞥了他一眼，然后冷笑着说道：“本帅没有打招呼，你们还不是来迎接了嘛。”

中年男人有些语塞，但是很快便将话锋一转，说道：“袁大人已经等您多时了。”

“那就不要让他等久了，本官去见他便是。”毛文龙说道。

“大人这边请。”说着，他带着士兵在前面带路，毛文龙和其亲信在他们身后紧紧跟随。

一路上，不时有士兵从身边经过，他们无一不是排着整齐的队列，嘴里喊着响亮的口号。

毛文龙一言不发地看着周遭的一切，他当然知道这是袁崇焕在给他下马威。

不过，他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手段，于是他自顾自地说道：“袁大人真是领兵有方，这么多的士兵被他管得服服帖帖。”

“那是，自从前任太守死后，我家大人就连带着管辖周遭两个州的精兵良将，势要五年平定辽东。”中年男人听后得意地说。

毛文龙听到五年平定辽东这句话，不由得暗笑了几声，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想要五年收服辽东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没有说话，只是继续打探着关于这位冀辽督师的消息。

一行人说着话，来到了太守府。

这里是前任太守的府邸，自从前任太守被哗变的士兵逼死之后，这里就成了袁崇焕的府邸。

中年男人先将士兵遣散，然后对毛文龙二人说道：“两位请稍等，容下官去禀告我家老爷。”

“你且去，告诉你家大人，就说不才偏将毛文龙前来讨要军饷。”毛文龙说道。

中年男人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心里已有了打算，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只是拱了拱手，然后一甩袖子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他又走了出来，一脸笑容地说道：“两位，请吧，我家大人就在里面。”

毛文龙二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一起并肩走了进去。

太守府的陈设不可谓不奢华，不知是前任太守留下的，还是袁大人自己的手笔。

二人在仆人的带领下，穿过重重珠帘，踩着名贵的羊毛地毯，走进了大厅里。

大厅里，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他们，在桌子上挥毫泼墨。

袁崇焕似乎对进来的人毫无发觉，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刚刚写下的四个大字。

仆人将毛文龙二人领到这里之后，便告退了，只留下二人站在原地。

袁崇焕没有说话，毛文龙也不好先开口，俩人就这样沉默地对峙着。

就在年轻将领忍不住想要开口的时候，袁崇焕似乎心有所感，将桌上的宣纸拿起，随手挂在了墙上。

毛文龙看着挂在墙上的四个大字，似乎明白了什么。

五年平辽。

这四个字既是这位冀辽督师急切想要达到的目标，又是十万火急不得不完成的使命。

在这个时候，先是扣押自己的粮船，又将这四个字展现在自己面前，毛文龙知道袁崇焕一定是想和自己说什么，不过他已有了打算，无论袁崇焕说些什么，自己都不会轻易答应。

等到要回属于自己的粮船，自己就没有必要和这个人再有过多的交集。

想到这里，他率先开口，说道：“督师深谋远虑，末将实在佩服，不过末将不知何时得罪了督师，督师为何要扣押岛上的粮草？”

“有这回事？”袁崇焕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佯装惊讶地说道，随即叫来手下，也就是那个领着毛文龙来太守府的中年人，询问此事。

中年人沉声说道：“确有此事，不过我们的人也不知道这是毛帅您的粮草，只是接到举报，说有人在私通后金，向他们售卖粮草。”

“这明明是我军的军粮，怎么会变成商人偷买偷卖的私粮了？”毛文龙一听这话，再也压不住心里的火气，高声质问道。

袁崇焕一听，继续对着中年人道：“你说那是私粮，而毛帅却说那是他们的军粮，你们各执一词，却让本官有些为难。”

中年人似乎早有准备，说道：“大人，我们有证据证明，那不是军粮，而是私粮。”

“哦，你有何证据？”袁崇焕笑着问道。

“大人请看这本账簿。”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本黑色的账簿，说道。

袁崇焕正要接过账簿，毛文龙一眼认出那正是自己粮船的账簿。

“袁大人且慢，那本账簿是我运粮官身上的账簿，上面都是军事机密，请袁大人还是不要看为好。”毛文龙说道。

袁崇焕听罢，像是暂时打消了翻看这本账簿的念头，抬起头，对着毛文龙说道：“有什么机密是本官看不得的？”

中年男人也帮腔说道：“我家大人乃是皇上亲任冀辽督师，手中持有尚方宝剑，一切任内官员都低他一级，按道理他也是毛帅您的上司，您有什么事他不能知晓的？”

说完，他又装作沉思的样子，说道：“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毛文龙还未开口，袁崇焕却先一脸愤怒地说道：“你胡说些什么？毛